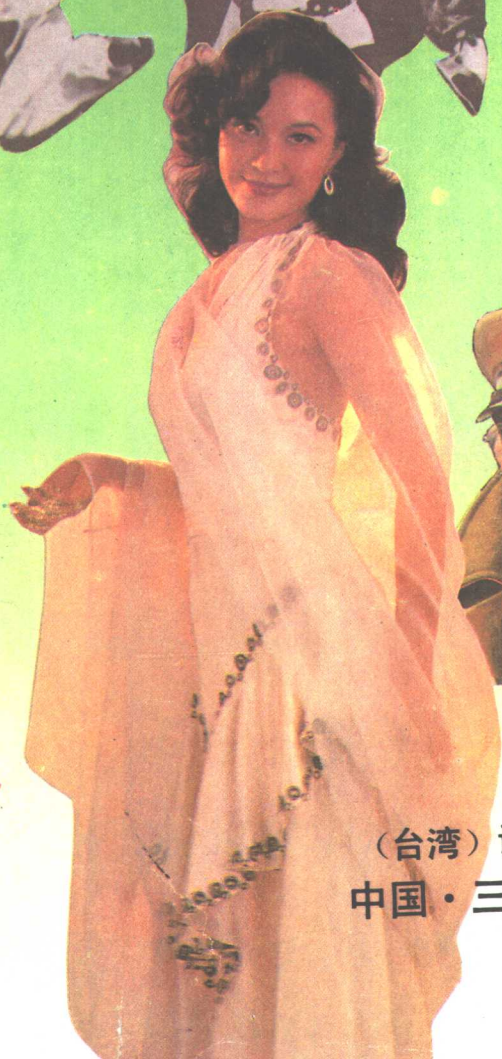


画中 人



(台湾) 谭 谈著
中国·三环出版社

画中人

谭
谈著

中国·三环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安 宁

封面设计 杨 诚

画 中 人

[台湾] 谭 谈 著

中国·三环出版社出版

(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南宁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印张 150千字

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0册

ISBN 7—80564—016—5/I·17

定价: 3.20元

责任编辑：安
封面设计：杨
 诚 宁

台湾著名作家谭谈系列小说

画中人

吹烟的

女屠户

站 笼

败子回头

催情草(又名《张飞庙》)

消魂刀(又名《坛子怪》)

胭脂虎(又名《霸王庄》)

响铃刀(又名《金凤凰》)

狐仙灯

寡妇客栈(又名《野狼坡》)

宋娇娇(又名《良心秤》)

大陆版权独享 翻印必究

“打狗城”弹丸之地，虽不见经传，却是豫北一座水旱码头。

“打狗城”所以有此怪地名，因为一次军阀内哄，死了上千口人，人死的多，野狗必多，是以城里面的人非打狗不可。

但当下“打狗城”却又改了名称何以故？且听小泥鳅、大舌头两名小混混在茶馆的一番谈话。

“喂！大舌头！孙剥皮一到，连地名都改了。”

“当然啦！孙剥皮是旅长，外带戒烟司令。”

“可知道孙旅长为什么绰号叫剥皮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孙剥皮抓住吃大烟的，不是枪毙，而是活活剥人皮。”

“未免太缺德了。”

“岂仅缺德，简直缺德带冒烟。”

“大舌头！按道理说戒烟并不是件坏事？”

“但利用戒烟为幌子，暗地抽烟土税，收大红包，那情

况却属另当别论。”

“奶奶的！孙剥皮来到‘打狗城’——不！应该叫‘卧龙街’了，哥们算是八辈子倒了血霉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，还要参加乡勇队哩。”

“乡勇队？”

“入他娘！有了乡勇队才可以给孙剥皮顶名字，吃空缺呀。”

“那有啥子办法，唉！但望小蜜桃能劝劝孙剥皮，少作孽就好了。”

“小蜜桃是谁？”

“快活林妓院的红姑娘。”

“红姑娘首推香妮儿吧！”

“香妮儿白的地方象粉，红的地方赛胭脂，肉可捏出水来，不是小蜜桃是谁？”

“闹了半天你小子送的花名。”

“现在也要改了。”

“改？改什么？”

“香妮不怕孙剥皮应改成观世音菩萨了。”

两人愈说愈高兴，八成与喝茶带喝酒有关了。

茶座上无事忙的人很多，由于话题转到上海班子——快活林的头牌红妓香妮身上，在座的居然给大舌头、小泥鳅来了个鼓掌助兴。

这下子大舌头、小泥鳅更加口没遮拦了。

大舌头道：“小泥鳅！你方才说香妮儿可以制住孙剥皮，凭什么？”

小泥鳅又灌了杯黄汤，摇头晃脑的：“不要说别的，仅凭

香妮打孙剥皮耳聒子，不是秃子头上虱子——明摆吗？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胡说八道死他娘，这话可是听霍歪嘴说的！”

“霍歪嘴不是快活林的大茶壶吗？”

“所以俺小泥鳅敢保证孙剥皮挨耳聒子绝对不假。”

“霍歪嘴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说孙剥皮挨打之后，竟然跪在地下叫亲娘。”

“真她妈的贱骨头。”

“更绝的是香妮硬是一转头理也不理的走了。”

“孙剥皮那吞得下这口鸟气？”

“本来要毙了香妮，后来……。”

“后来怎样呢？”

“后来孙剥皮请青帮老大程千里大爷，从中拉拢，听说还要给香妮摆花酒赔礼呢。”

“这就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了？”

“美人关不假，孙剥皮却是……却是癞鲈蟆想吃天鹅肉，寡妇死了儿子——这辈子休想。”

“哈哈……。”

“哈哈……。”

两人笑得前仆后仰，得意至极。可是，在座的却面皮绷的象皮鼓，没有一个人凑热闹。

小泥鳅看出情形不对，一转头，身后站了个挂金表，戴三块瓦皮帽的大汉，那大汉，小泥鳅并不陌生，当过乡勇队队长，正是孙剥皮手下第一红人马副官。

大舌头一看到马副官，二人同时一怔，马副官上来就是两个“脖子拐”——耳光，接着一声令下，三名歪戴帽子斜瞪

眼的大汉——孙剥皮的情报队便衣，立时掏出手枪，将小泥鳅，大舌头上衣扒光。

扒衣服干么？检查——检查烟土了。

果然从二人身上搜出两个纸包，打开纸包一看，黄澄澄的烟土——八成是云土，足有二两多。

人赃俱获，大舌头、小泥鳅被押走了。

二人扯着嗓门哭叫道：“千……千万不能栽赃呀……。”

当然是栽赃，连茶座上戴花镜的白老头也看的雪清。

白老头感慨的道：“各位乡亲，这年头最好是少说话，多磕头。”

“白老！”跑堂的忍不住问道：“大舌头和小泥鳅有危险吗？”

“保险不会剥皮。”

“换句话说能活命了？”

“保险不能活命。”

“这……怎的解释呢？”

“我也是从程千里大爷跟班的处听到的，据说孙剥皮的顶头上司雷师长打个电话，电话中大骂孙剥皮混蛋加三级，大民国年头了，只许枪毙，那里作兴活剥皮呢！”

“这么说大舌头和小泥鳅非吃卫生丸不可？”

“茅厕坑点灯——谁叫大舌头、小泥鳅找‘屎’（死）哩？”

“乱世人命不如草。”

“所以各位乡亲切记‘祸从口出’这句话，尤其是别提飞贼谢天虹……。”

谢天虹又是谁呢？

果真没人敢接腔了……。

“快活林”妓院在北街，有两进院落，外加一座垮院。平日，只要“快活林”大门一开，三教九流的人，就象苍蝇嗅到了血，一个劲的往里钻，可是今天不同，本来太阳偏了西，正是妓院上座时候，但却门可罗雀，连一个客人都没有。

原来恰如刚刚死去两天的大舌头、小泥鳅所说：孙剥皮要请花酒，有此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前来，躲都躲不及，谁还敢凑热闹呢？

打前站的马副官先赶来安排。

马副官在别处架子大，来快活林却非常随和，二院一座独立客房，是老鸨小花鞋接待贵客地方，马副官也算贵客，现在正和小花鞋商量旅长大人摆花酒的事。

小花鞋三十郎当岁，人长得妖，从小到大穿绣花鞋，因而背后人都称她小花鞋了。

小花鞋眨动着一双桃花眼道：“马副官！旅长大人请花酒，敢不伺候周周到到吗？不过为什么四桌花酒变成一桌花酒呢？”

“是程千里大爷出的馊主意，他担心人太多了，香妮讨厌。”

“这也是实在话，我那个闺女嘛，脾气又不好，别象过年时又把旅长大人得罪了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“东西有没有交给香妮手上呢？”

“有！旅长大人真是最疼咱那闺女，居然送了件龙眼大的珍珠项链。”

“小意思，小意思。”

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香妮蛮喜欢那串珍珠项链哩！”

说到这里，外面传来军乐的喇叭声，马副官、小花鞋猴屁烧着火似的，迎出在二进院外了。

果然孙剥皮到了，孙剥皮未着军服，穿的是件蓝绸面的夹袍，外罩马褂，脚下是礼服呢鞋，头上是顶水獭帽子，手提文明棍的手杖，耳朵上还架了副水晶茶镜，乍看起很斯文，但斯文却掩不住大肚皮和满脸的横肉。

身后除了四名马弁，只有三位贵宾，这三位贵宾在“卧龙街”都是响当当人物，一是程千里大爷，一是商会会长钱通神，一是镇长刘元光。

小花鞋撅着屁股，龟儿子似的把这干“财神”——也是“凶神”迎至垮院。

垮院又名“怡园”是香妮下塌处。

怡园虽不大，却也花木扶疏，闹中取静，开地为池，别有洞天，只是房舍不多，计上房三间，花轩一座而已。

孙剥皮是第三次来“怡园”了，他故意的打量了下四周道：“马拉个巴子，这小地方怎够俺那小美人儿歇腿呢？”

其实也不能算小，香妮同两名小丫头住花轩充其量三个人罢了。风送芍药香，花轩快到了——花轩是孙剥皮宴客之地，孙剥皮又把嗓门提高了。

“马副官！”

“有。”

“明天由军需处支五千块大洋，交小花鞋多盖几间房子。”

“盖房子干么？”

“混蛋！当然是送给香妮啦！”

“得令——”

“嘹！”是马副官用力磕马靴声音。

四个粉头从花轩内迎出，孙剥皮扫眼一望，独独不见香妮，刚想发脾气，却又忍住了。

进入花轩，一张铺着红布的方桌面，已然摆在正中央，此时虽尚未开席，瓜子、水果什么的，都已上齐，孙剥皮向程千里略一客套，坐于主位，其他人依次入席，三个粉头陪着程千里、钱通神、刘元光，正中还留了个座位，不用说给香妮准备的。

大茶壶、霍歪嘴、老鸨——小花鞋忙呼着倒茶、递烟、送水果，三名粉头已经打情骂俏的跟程千里、钱通神、刘元光“粘”在一起了。

孙剥皮愈看愈不是滋味，脸绷的象死了娘，忽见他桌子一拍：“马拉个巴子……。”

这话显然是骂香妮不识抬举了。

小花鞋紧张了，连忙向着花轩内的小套房叫道：“蜜糖闺女呀！还不赶快伺候旅长……。”

门帘一响，走出的是香妮贴身丫头姐杏儿，杏儿十四五岁，长得不错，未说话眼珠子骨碌的转，透着机伶。

“旅长好！各位大爷好……。”

孙剥皮沉不住气的道：“香妮呢？”

“化妆。”

“早……早干什么？”

“这就叫做女为悦己者容，因为姑娘接的客人是大旅长，不敢马虎。”

孙剥皮一琢磨字眼笑道：“想不到这丫头片子还蛮会说

话。”

“谢旅长夸奖。”

“马副官!”

“有。”

“赏!”

马副官立时由预备的皮囊内掏出十块火车头，杏儿嫣然一笑，老实不客气的收下了。

火车头是交通洋行纸币，因为纸币上有火车图案。

“谢旅长赏。”

“现在可以请你们姑娘了吧?”

杏儿顽皮的扮个鬼脸，匆匆的跑进小套房了。

孙旅长哈哈笑道：“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别说香妮，就冲着她的丫头，也够令人消魂的了。”

程千里道：“不然，我会收香妮做干闺女吗?”

钱通神、刘元光投以羡慕的眼光，孙剥皮却将信将疑的问道：“千里兄！果有此事?”

“约来此地还不是为了旅长大人?”

“为我?!”

“香妮由于多喝了两杯，女孩子吗？藉着酒意难免恃宠而娇了。”

程千里说话很技巧，打耳光变成恃宠而娇，孙剥皮果然听得受用。

孙剥皮仍然要搬回面子，厉声道：“如非千里兄一再拦着，我……我真要毙了她。”

“大人不把小人怪，事情已该过去了。”

“哼！本旅长挨耳光，如果传出去如何作人?”

“又来了！旅长尽可以说是打情骂俏，香妮真的想嫁给旅长了。”

“会嫁给我？！”

“好事多磨，相信人心是肉做的，堂堂乎的大旅长，只要多卖些功夫，妓女从良——换，香妮变成旅长夫人，是迟早的事了。”

钱通神鼓掌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”

刘元光逢迎的道：“来！我们共同敬旅长一杯，预祝名花有主，好事得偕。”

敢情。说话之间，酒菜已然上桌。

一杯酒下肚后，孙剥皮不知想起什么事，忽然哈哈大笑。

程千里道：“旅长是……。”

孙剥皮眉飞色舞的：“人他娘！尚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才够味道哩！”

钱通神凑趣的：“一朵鲜花搂在怀里，当然是够味道了。”

“钱会长！”孙剥皮夸张的：“鲜花到处有，随手可得，可是花与花不同，香妮她……她与众不同。”

“怎的不同呢？”

“你们有没有发现香妮身上有股别的女人没有的东西？”

“旅长极具慧目，必有高明见解了？”

孙剥皮哈哈笑道：“第一、香妮不擦脂粉自来香——那是天生的体香，一万人也碰不上一个。”

“第二呢？”刘元光听出了兴趣。

“香妮具有双重性格，好起来象只柔顺的小绵羊，坏起来比老虎还凶，想想看，这等女人上了床，不是其味无趣，

其乐融融，而且……。”

话突然来个紧急“刹车”，孙剥皮想到身为大旅长，说话有点失身份了。

“噫！香妮怎么还不来呢？”他把话题转开。

霍歪嘴哈哈着腰道：“报告旅长！马上到！马上到！”

接着习惯的、职业性的，拉起嗓门叫：“香妮啊！打帘子接客呀……。”

“啪！”挨了孙剥皮一文明棍。

霍歪嘴后脑袋起了个大肿瘤委曲的：“旅……旅长！小的并没有犯错呀？”

“人娘的！打帘子接客这等下流字眼能用在俺那小美人头上吗？”

小花鞋连忙道：“是呀！俺那闺女虽是一名妓女，可是跟大小姐差不多。”

“差不多？混帐！压根就是大小姐。”

“是……是大小姐。”

“从此不许叫闺女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……明白。”

“马拉个巴子！怎的还不来呢？”

一脚踢了小花鞋个狗吃屎，看样子孙剥皮还是真火了。

程千里赶忙打圆场道：“旅长！忘记方才说的话呀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香妮好起来象小绵羊，坏起来赛母老虎，这样才有情趣哪！”

孙剥皮气得面红脖子粗，却没法子接程千里下文，不识相的小花鞋爬起来：“这……这也算是旅长大人疼爱咱那大…

…大小姐地方……。”

“你算她娘的那棵葱？”

“旅长……。”

“马副官！拉出去毙了……。”

忽然，一阵香风从背后传来，是女人的香味，如兰似麝，沁人心脾，却又不刺激人。

孙剥皮知道是香妮来了。

他故意绷起面孔，他要摆点架子，他显然还未忘掉挨耳光的那件尴尬事。

“哟！旅长哥！猜人家是谁？”

香喷喷的小手，捂在孙剥皮眼睛上，是那样的润滑、细腻、雅致、机巧——孙剥皮受宠若惊，早已把方才的不快，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“猜呀！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“小宝贝！别逗你旅长哥了。”

顺势整个人搂入孙剥皮怀中。香妮风弹即破的小脸上，努起了腥红樱唇。

“把人家手都弄痛了。”

是撒娇，但孙剥皮却骂自己糊涂，不知怜香惜玉了。

漫天云雾尽散，小花鞋也白白的流了身冷汗，孙剥皮顾虑香妮喜欢静，把随身马弁、副官、小花鞋、霍歪嘴统统撵出花轩。

酒宴开始了，四男四女，香妮端起酒杯先敬孙剥皮，然后转向程千里也意思了下。

孙剥皮开心的：“香妮！少喝点，少喝点……。”

他担心香妮一但喝多就和上次一样——小绵羊变成母夜

叉了。

“旅长哥！让人家起来嘛……。”

敢情还坐在孙剥皮怀里哩！

孙剥皮倒是很听话，同时也很满足，香妮能坐在怀里这么久，已算难能可贵了。

香妮入座后道：“旅长哥！还忘记谢谢您的赏赐哩！”

赏赐指的是那串珍珠了。

孙剥皮这才想起道：“珍珠呢？”

“这不是吗？”

珍珠并未挂在外面，而是戴于外衣之内，香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解开了领扣，果然珍珠在香妮圆领的粉红色内衫之上。

“妈呀！美……美极了……。”

孙剥皮流出口水，他不是欣赏珍珠，而是被看不见的隆起双峰和看到的半边乳沟迷昏了头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香妮又把领扣扣上了。

“小心肝！为什么不戴在外面呢？”

“真是个大傻瓜！连这都不懂吗？”

他真的不懂，香妮却银铃似的笑了起来。

程千里道：“亭轩兄！我这干闺女可说是用心良苦，要知道珍珠内藏，具有两种含义。”

“千里兄请指教。”

原来孙剥皮的大名叫亭轩——人象猪胚，名字倒挺高雅的。

程千里道：“请问！香妮戴上旅座送给的珍珠，第一个应该给谁看呢？”